

清宮古籍木質裝具的形制與結構

郭文通

明清兩代皇宮留下了大量精美的木製器物，其中用木材製作的古籍裝具精美絕倫獨具風格。清宮古籍木製裝具的製作有著嚴格的要求，它是我國傳統木工技術內涵的豐富與延伸，對研究我國古典小型木器的形制，技術和工藝的發展，古籍保護的功能和作

用，以及清宮典籍的鑒別鑒賞等都有重要的意義。本文僅就木質裝具形制作一簡述。

清宮古籍木質裝具是宮廷傢俱以外的重要藏品門類，且用於古籍裝具的盒、匣、箱、套等數量巨大。清代養心殿造辦處是專門為帝王打理日常事務的機構，僅與製作木器相關的作坊就有木作、廣木作、油木作、匣作、鋸作、雕作及刻字作等。從《活計檔》的記載看，相關器物、構件、結構、造型都有約定俗成的名稱，它

們融合了當時各地工匠的術語，經過兩百多年的沿襲，與今天工匠技術用語沒有太大的改變，因此相關研究也應從工藝、文獻的論證角度加以引導和確認。我國傳統木工有「大木」和「小器」之分，它的製作延續了傳統木工已有的完整技術，其中的一個技術元素都可延伸到相關的工藝節點。清宮古籍種類繁多材質各異，它

對外包裝的要求不盡相同，因此對製作都有一套完整的規定和程式。造辦處各作在領旨後，先由製作工匠在數日內畫小樣並呈覽至皇帝本人，如需修改變動則重新設計繪製。一件木器的造型、圖案設計經過反復修改是很平常的事。有些傢俱、器物除畫圖外需做紙樣即「合牌」模型，或者放「大樣」用柴木做成實際比例大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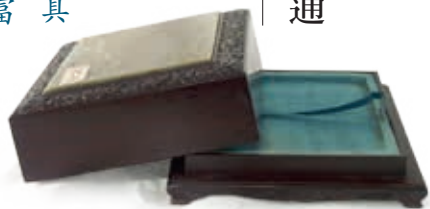


圖1-1 楠木夾板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1-2 紫檀木夾板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從檔案記載看，很多件器物的設計構圖都是經過多次修改變動後方可奉旨「照樣准做」的。古籍木製裝具屬於木工「小器作」行當的範疇，憑藉成熟傢俱的結構形式並加以改進創新是古籍木製裝具的基礎。並可以隨需要任意放大或縮小，在保持基本形態的前提下轉換功能方式，這也正是我國木器榫卯結構的奇妙所在。以下依各類清宮古籍木質裝具的種類為綱，分項簡述之。

夾板

夾板是簡單的書籍包裝形式。將一本或數本書籍置於上下兩塊木板中間，它的外沿與書籍同等或略寬，根據所夾書籍的多少確定上下兩塊木板的厚度，一般厚度約在一公分左右。清宮古籍夾板所選材以木性穩定的樟木、楠木居多，材料偶用硬木。柴木的韌性要強於硬木，且夾板不能用兩塊以上的材料粘接，必須使用獨板。在材板縱向兩邊各開透槽用以穿絲帶固定。籤子在正中偏上位置，陰刻名款填以泥金或石綠，也有另貼書

寫簽條子的。夾板表面除刻簽款外，不施雕刻均作光素處理，為防潮北方工匠一般習慣乾擦蠟封護表面，而南方多採用透明罩漆的工藝。（圖一）

冊頁

指將多張字畫文稿裝裱在一起，上下用紙板或木板固定，像一冊書的外殼。冊頁面有錦面和木面之分，早期大都使用樟木、樺木等柴木材料。清代的硬木技術日臻完善，因此對冊頁的材料工藝要求更加精細。製作開始分素面和硬木邊嵌錦面這兩種形式。素面一般用木材紋理較好的造型，楠木獨板居多，尺寸較小的也有選用檀香木的。帶錦面的冊頁一般採用鑲硬木邊框的工藝，邊框大都用紫檀木。心板以楠木材料居多。硬木邊框的四角做抄手榫結構，四圈外形或裏成半圓或起凹線，正面與背面的中心部分則粘新錦或複貼舊錦。清宮冊頁用材素面的厚度一般在五公釐左右，鑲硬木邊的略厚也不會超過八公釐。冊頁木面的外沿尺寸視文稿大小而定。楠木素面以乾磨硬亮的擦蠟為



圖4-1 紫檀木嵌玉盒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4-2 紫檀木竹絲象牙包鑲盒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4-3 紫檀木竹絲象牙包鑲盒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與硬木插套兩種裝具一直在交叉使用著。

盒

盒是一種很寬泛的器物名稱，造型與功能相近的人們都習慣稱之為盒，外觀為方形或圓形而高度略矮的，即便是罩蓋匣造型也稱之為盒而不叫匣，很多都是出於習慣性用語。盒的上下子母口形式最早出現在漢代，金屬與漆器材質都有發現。如

一九七六年我國廣西貴縣羅泊灣一號漢墓出土西漢早期彩繪銅胎漆壺，高四二·八，口徑一六·二，底徑一八·六公分。當然金屬材質加工工藝與木質不同，但是，這種子母口的結構形式已經出現並開始應用在器物上。從清宮舊藏木制盒子看，不論其造型乾隆時期子母口的製作技術是最為嚴謹和成熟的。（圖四）

我們對盒的基本定義是：凡盒

體在邊牆中間分開，子母口落在一個邊牆的我們稱其為盒。一般而言盒子不會很厚很大，主要原因是尺寸一旦偏大，它的子母口很難嚴謹，很大程度是從使用的安全和方便上考慮的，多層的提梁盒只是單體盒的疊加。而異型盒更多的是滿足人們視覺的感官需要，清宮舊藏有大量的圓形、海棠形、梅花形、扇形、方勝形、倭角盒等。盒的蓋和底的邊牆，除了用一

主，以突出楠木自然的紋理。（圖二）

函套

用紙板做成可折疊的函套是較早的一種保存書籍的方式。也是我們對這類包裝的習慣叫法，函套是用多層草紙板作材料，俗稱「幾合」板，



圖2-2 金絲楠木冊頁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2-1 紫檀木邊錦面冊頁

根據書籍的多少一般會用三合或四合的紙板製作。外糊錦絹面或者藍布裡面粘白紙，清宮很多古籍都是採用這種形式的裝具保存。而插套與函套固定書籍方式略有不同，紙質插套是四周相連蓋身一體而上下通透的一種裝具，這種其實應該屬於插套的範疇。清雍正元年（一七二三）一月三十日，怡親王諭：「著做恭高麗紙褶子三個，各長八寸，寬三寸五分，配合貼通簽，用青絹做殼面，俱做插套的，遵此。」（《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卷一，頁二五）紙質插套是易受潮變形，對於較薄的尚可，但對於厚度或是幾卷同裝的插套，紙質類的就不適



圖3 楠木插套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用了。插套與其它裝具略有不同，它是量身定做的裝具，對內膛尺寸的要求更加精準。（圖三）

另一類則使用木材製作的插套。

材料一般選用金絲楠木或樺木，硬木則使用紫檀木多一些。木制插套的外形主要根據所裝書籍的尺寸、厚度來確定，在題字的上方封口下方留口，由於插套是縱向用材無法做榫卯，只能在兩木相連處切四十五度角乾粘成型，上方封口以增加插套強度。清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二月初四日，郎中伍德、員外郎大達塞、庫長舒與來說，太監鄂魯裡裡交〈御臨十三行〉冊頁一冊，隨紫檀木殼面板糊錦插套。〈御臨長春書屋四事四聲詩〉冊頁一冊，紫檀木殼面板插套俱養心殿西暖閣，傳旨：「將〈御臨十三行〉冊頁照〈長春書屋〉冊頁一樣，另配紫檀木插套，換下糊錦插套做材料用，欽此。」於二月十七日，將〈御臨十三行〉冊頁一冊另配得紫檀木插套隨進交原處訖。（《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卷五三，頁三〇八）由此可見，從清雍正至乾隆年，錦面



圖5-3 紫檀木嵌玉罩蓋匣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刻的，底托亦同樣光素。素面陰刻戱金爲另一種形。偶用貼雕形式，即匣蓋分兩部分製作，蓋四周圖案全部鏤空雕，蓋內壁粘貼極薄的木片，外觀看似減地浮雕形式。另一種貼雕其它工序與前邊一致，只是將內壁平嵌玻璃以防灰塵進入。罩蓋匣底托與匣蓋形式是上下呼應的，一般而言蓋的高度決定下托的形式。只放單冊書或放冊頁的匣蓋較薄，這樣的底托相對簡單。而一些匣蓋較厚，底托則採用帶八達馬的須彌座，或採用帶托泥的香几腿樣式。



圖5-4 紫檀木提梁匣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罩蓋匣是廣木作經常製作的活計。清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十一月二十二日，司庫白世秀、七品首領薩木哈、催總達子來說，太監胡世傑交漢玉刀配一件，傳旨：「著做一套蓋雕漆匣盛裝，先做樣呈覽，準時在做，欽此。」於本月二十四日，七品首領薩木哈將做得合牌罩蓋匣樣一件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准用紫檀木成做。俱雕半踏地，正面要二龍捧籤子，兩堵頭准坐龍，兩幫准行龍，座子准八達馬，束腰准綾花，插角上下、托泥准雕回紋，錦裡

牆准西番蓮，面板牆子糊米色絹，安穗子處刻字，安花餅處糊白綾，安隔斷，欽此。」於十一月初六，司庫白世秀、七品首領薩木哈將畫得行龍合牌罩蓋匣樣一件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照樣准做，雲水俱要，欽此。」於十三年七月十八日，司庫白世秀將漢玉刀配一件，配得紫檀木匣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進訖。（《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卷十五，頁四五七）這是清宮《活計檔》中罩蓋匣製作最爲詳盡的描述。我們從中可以得知此件罩蓋匣是雕雲龍帶須彌座的雕漆樣式。材料要用紫檀木的，匣體採用浮雕手法，盒蓋上刻雙龍捧御題籤子，下爲海水江崖的形式，堵頭即匣的兩端刻坐龍，匣體最長的兩幫爲行龍。帶綾花束腰的巴達馬須彌座托泥刻回紋。乾隆帝諭旨的這一形制，在《活計檔》記錄以及清宮舊藏文玩清供中最爲常見。長期穩定的複製表明清帝對這一造型的情有獨鍾，這也是鑒賞乾隆時期此類器形的工藝要點。

塊木整掏出形外，一般製作大都出自同一組木料。各種方盒的邊牆最少也要四塊以上的材料。弧形或曲線形的



圖5-2 檀香木罩蓋匣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5-1 黃花梨木百寶嵌插蓋匣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器物在各種材質中都有一定的表現形式。由於木材天然形成的紋理特性，它不具備金屬的延展性，因此，在製作中弧形木兩端邊框的對接是關鍵。盒體之間都沒有榫卯結構，採用餛的方法對頭乾粘或整木掬制。而異形盒的製作複雜需要製作紙樣板。基本程式爲：取料，出形，餛邊牆，作上蓋、下底，粘合。定型後分出上蓋下底，出仔口，打磨、蠟飾等。所有異形盒都要走這個程式。當然，有些異形的罩蓋匣也要走同樣的程式，只是它的開啓支撐點不同而已。

匣

一、罩蓋匣

人們習慣上把外觀呈細長狀的木制裝具稱之爲匣。清宮木匣分罩蓋匣、插蓋匣、提梁匣三種主要形式，這在造辦處《活計檔》上多有記載。在底托單獨設置擋口的我們稱之爲罩蓋匣。罩蓋匣是一種古老的器物造型，早在晉代這種形式就已經出現。如一九七四年我國南昌出土的晉墓朱

漆「吳氏槨」長二六公分，寬一八·三分，高五公分。此器物爲木胎，方底托下爲四足，托上牆擋用一略小方木，上罩蓋與我們今天所見清代的匣體無異，它的邊牆部分用銷子和生漆固定，彩漆裝飾來掩蓋木胎加工技法的缺陷和不足。（圖五）

清宮盛裝古籍的罩蓋匣常見的是紫檀木和金絲楠木材料的，外觀形狀以方形、長方形居多，而古籍裝具的圓、橢圓、方勝形則少見。匣體高度不等，匣蓋中間爲籤子位置。用於盛裝古籍的只是其中部分。罩蓋匣基本形狀分上蓋、底托兩部分，它與盒的明顯區分在於罩蓋匣用底托內的擋口固定上蓋位置。根據所放書籍不同，最簡單的是在底板四角各置一組擋口，可光素可雕花。也有用一圈圍擋牙子做擋口，浮雕或鏤空雕，卷草紋或如意雲頭紋。而當匣內放置手卷時，其擋口做成牆圍子狀與上蓋裡口等高，擋口光素居多偶見陰刻戱金圖案。造辦處製作的罩蓋匣體有幾種樣式，紫檀木制一般分爲光素的或貼雕，浮雕或鏤空雕，蓋體四周不施雕



圖6 紫檀木雕龍箱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二、插蓋匣

這種結構形式出現的時間比盒、箱年代都要晚。目前所見最早的插蓋匣：1.明紅漆戣金大明譜系長方匣，它原是明代宮廷典章用品，用來存放皇室家譜。2.明魯王墓出土的戣金雲龍紋朱漆木匣。插蓋匣作為新的開啓方式，只有方形結構才可使用這種形式。如平插蓋、豎插蓋等。在匣體三面的內壁上同步起槽，這就需要一種專門工具——槽刨，然而這一工具是為解決邊框結構而逐步完善的。從文獻和目前出土的實物資料看，時至遼金時期的傢俱結構都還未發現開槽的痕跡，槽刨在傢俱上的使用最早也已經進入元代了。因此木制插蓋匣的製作年代都不會早於此。插蓋匣作為一種全新的結構方式除了古籍裝具，在清宮的其它領域也廣為應用，並衍生了幾種不同的結構形式。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三月二十四日，員外郎大達色、庫長舒與、催長恒善、筆帖式延祥來說，太監常甯交董鳳誥字冊頁一冊。傳旨：「照淳化軒東暖閣現設盛冊頁紫檀木匣一樣，成做紫檀木插蓋匣一件，欽此。」於二十九日

款識籤子在箱蓋的居中位置，字體多為隸書，或陰刻戣金或嵌金銀字。

（圖六）

清宮舊藏の木箱我們以用途稱謂，裝書我們稱之為書箱。例如：黑漆描金龍箱。乾隆三年（一七三八）一月十一日，七品首領薩木哈來說，太監毛團傳旨：「墨妙珠琳冊頁做一楠木箱盛裝，欽此。」於本月十三日，司庫劉山久、七品首領薩木哈將墨妙珠琳箱樣一件，交太監毛團、胡世傑呈覽。奉旨：「著做洋漆畫金花樣，籤子安在蓋上，先畫樣呈覽，

將做得紫檀木插蓋匣一件呈覽，奉旨：「交懋勤殿擬刻四個字，欽此。」本日交懋勤殿訖。（《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卷五十三，頁六八九）

插蓋匣匣體採用燕尾暗榫結構，匣體上下內壁用槽刨起槽，下鑲底板為插蓋開槽。以縱向為開口，堵頭對面為整面，上部正面為籤子位置，插蓋有兩種形式，一為攢框落膛裝板，二為單板裁邊簧鑲堵頭，匣體占主要部分與單蓋匣相反。插蓋的厚度與四周邊牆薄厚均等單冊或冊頁一般使用平插蓋，而多卷書籍則用豎插蓋，匣體結構為燕尾暗榫連接。

三、提梁匣

外觀與提梁盒都是提梁形式，特點在於攜帶方便。而提梁盒是提梁框架與盒獨立分層，盒體為疊落擺放，三層居多。提梁匣則是前臉是豎插蓋形式，匣體中間安置提梁，大多數與匣體固定一起。插蓋內裡一般是一層一層的抽屜或層板，也有匣底內帶活動托板，板上置放書籍的。

箱

箱子是一種比較古老的具有整理

準時在做，欽此。」於二月初七日，七品首領薩木哈將畫得盛墨妙珠琳合牌箱樣一件，交太監毛團、胡世傑、高玉呈覽。奉旨：「將箱頂上團龍、珠放大些，刻寫墨妙珠琳四字，欽此。」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催總白世秀將墨妙珠琳黑漆描金龍箱持進，交太監進訖。（《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卷八，頁六五七）這是一件漆箱從設計用途、樣式、材質到交活的完整記錄，跨度近一年時間。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黑漆描金箱為楠木胎做，施工過程涉及了木作、漆作、刻字作等幾個門類的工種，需各司其職才能完成。即便是木箱也需要其它工種的協作。因此，我們對相關器物的研究還應以原始檔案的描述加以分析和確認。

小結

盒、匣、箱它不僅是器物的定義詞，其在「小器作」行當裡的概念是清晰的。而清宮裝具不僅是為珍貴的古籍保存，相當部分是為當朝皇帝的御筆、御制而做的裝潢包裝。因此，

收納功能的傢俱。它的特點是用可活動的合頁構件將箱蓋和箱體連接，並用上蓋蓋住箱體。箱體長方居多，各種材質都可以做成箱的形式。清宮所用的箱子硬木柴木都有且尺寸大小不一。例如：清雍正元年（一七二三）正月初六日，總管太監張起麟奉怡親王諭：「著做長九寸，寬六寸，高七寸高麗木箱子一個，遵此。」於八月十七日照尺寸做得高麗木箱子一個，怡親王呈進。（《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卷一木作）這是清宮舊藏箱子中尺寸較小的一種。它的尺寸與盒的體積相當，但是由於開啓方式的不同，稱謂也隨之變化。箱子的主體部分在下部，箱蓋只占其中很小部分。清宮製作箱子的材料大都選用名貴的紫檀木、金絲楠木的板材。雍正時期的紫檀木料並不充裕，除乾隆時期製作的紫檀箱不管板材厚薄大都採用龍鳳樺結構拼接。箱體結構用排列有序的燕尾暗榫連接，個別也有採用攢框裝板結構的變體形式。尺寸較大箱體大都用鐵包角加固，小一些的箱子則為銅鑿花鑲金包角。木箱雕刻紋飾以海水江崖雲龍紋居多，風格均為淺浮雕。

從設計構思，結構安排、圖案裝飾都是要精心思考的，以製作時的不同點和使用時的需要為前提，要求製作更加小巧精緻。它每個工藝加工都要都更加精細，而養心殿造辦處的工匠，大都由各地官員精心挑選最優秀的入宮當差，他們不但技藝高超而且相互借鑒。加之每件具體的活計都有皇帝親自參與，以及賞罰分明的苛刻條例約束，使得精美的木器層出不窮，其中也不乏古籍善本的裝具。尤其是這一時期的紫檀「活」，過去古玩行裡稱之為「乾隆工」的木器，一般都是特指清代中期製作的硬木器物。縱觀清宮千姿百態的舊藏木器，可以說它是我國木器製作工藝水準的最高峰，也是我國古代工匠對工具與技法最直觀的表現。

作者為北京故宮博物院文保科技部副研究館員

參考書目

1. 《中國漆器精華圖錄》，福建美術出版社，二〇〇二年七月一日。
2.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十一月。